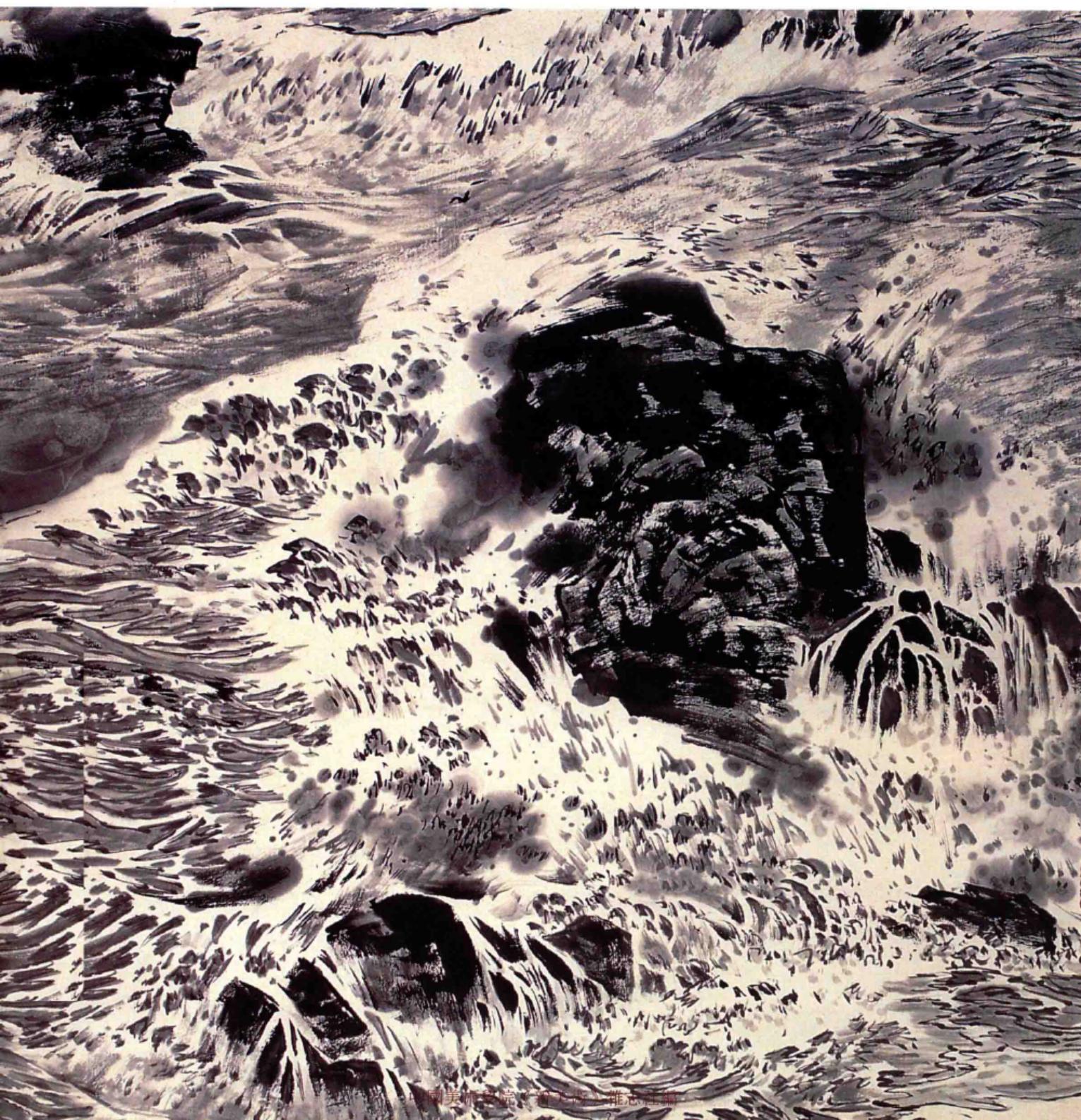


# 觀無涯

孔仲起山水畫集 I

Chinese Paintings of Kongzhongqi



# 水·養·敬

——送给孔仲起先生画展

□ 許江

杭州靈秀，秀在西湖；杭州清雄，雄在錢塘。一湖一江，將水的綿長和涵遠，化作杭人的性情。那西湖的煙波和錢塘的濤聲，恰似一慢一緊的腳步，悠悠然浸漫窗前，直教人心作逍遙遊。而將這種如水般的滔滔氣息凝於紙幅、寫成畫卷的，孔仲起先生當稱錢塘第一人。

雲水逍遙，孔先生作畫，似得雲水之助。他自謂：“我愛行雲流水，愛其生氣流動，無塞無慮，無礙無際。所謂雲行雨施、海闊天空。”天水無居，水是無止境、無涯界的。中國山水以山取勢，以水取活。元黃公望《寫山水訣》中說：“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又說：“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脈，要取活流之源。”孔先生筆下溪澗幽曲，瀑流奔放，鏡湖平遠，江潮渾闊，諸水皆活，俱得生脫之氣。尤在層波疊浪中，如見風細，如聞濤響。風細濤響如何可畫？必得於水流中見出迴轉丘壑，彷彿滿目崇岡，奔騰有狀，卻又龍潛雲隱，不露痕跡。那萬流曲折，潮如奔馬，直逼出一派風卷聲遏。

中國傳統繪畫，山石林木法居多，垂瀑隱泉法有，江海波濤法少。孔先生卻在這“少”中來承受山水世界，開拓一片新天地。明釋道濟《畫語錄》有言：“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山海而知我受也，皆在人一筆一墨之風流也。”今日的山水畫家，都重寫生，行萬里路，胸中自得丘壑。但山水萬象，何類意象得入心胸？何樣天地造化得以“淘泳乎我也”？那承受天命的意造，既生生不息，又生生不居。孔先生天性敦厚，為人灑脫，所以能以敦厚之德令雲水不空，又以灑脫之性使行流不滯。這種性情之好，原就是得之天然、得之久長而非輕易所能為。

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山水世界如何給人以蒙養，首要者居敬。伊川曰：“涵養須用敬。”孔先生的山水畫中正有這番敬意。由於對自然造化持敬，氣息自斂，精神攝聚，則心胸寬舒流暢，絕無拘迫之意。正如馬一浮先生在《復性書院講錄》中所說：“敬則自然虛靜，敬則自然和樂。”孔仲起先生灑灑脫脫站在畫意所在之處，心存敬氣，起而承受自然的浩然之氣，自然的大氣象又不斷陶養胸中正氣。這種意氣之化，正是中國山水畫世界“比德”和“載道”的內涵所在。正由於此，孔先生的山水畫讓人心安好，心思坦蕩。他的“錢江潮”便成為浙江時代精神的可見境界。

為孔先生寫序，屬我所願。因十八年前，我初到德國漢堡研修，孔先生被聘為客座教授，先我而至。其時我只是油畫系年輕講師，生活還不善自理。他為我招呼飲食，加意關懷。臨回國前，孔先生留下一雙皮鞋，我穿了足足十八個月。這鞋伴我走遍了北歐各地，走過人生一段艱難卻又豐實的旅程。沒有一雙鞋似這般讓我留戀。在德國時，我旁觀他輔導德國學生畫山水，別國他鄉的陌生，令人對山水世界格外懷敬。此後每見孔先生的畫，都分明見出其中居敬的意思，十八年往事便如在目前，心中益發覺出山水世界的親，以及對天地造化的拳拳之敬。唯此，我不惴冒昧，將這番敬意寫下來，獻給孔仲起先生及那一代致力於中國山水繪畫傳承和振興的名師名家們。

2006年12月6日于南山三窗閣

# 雄渾·正大·深厚·雋永

## ——評孔仲起先生的山水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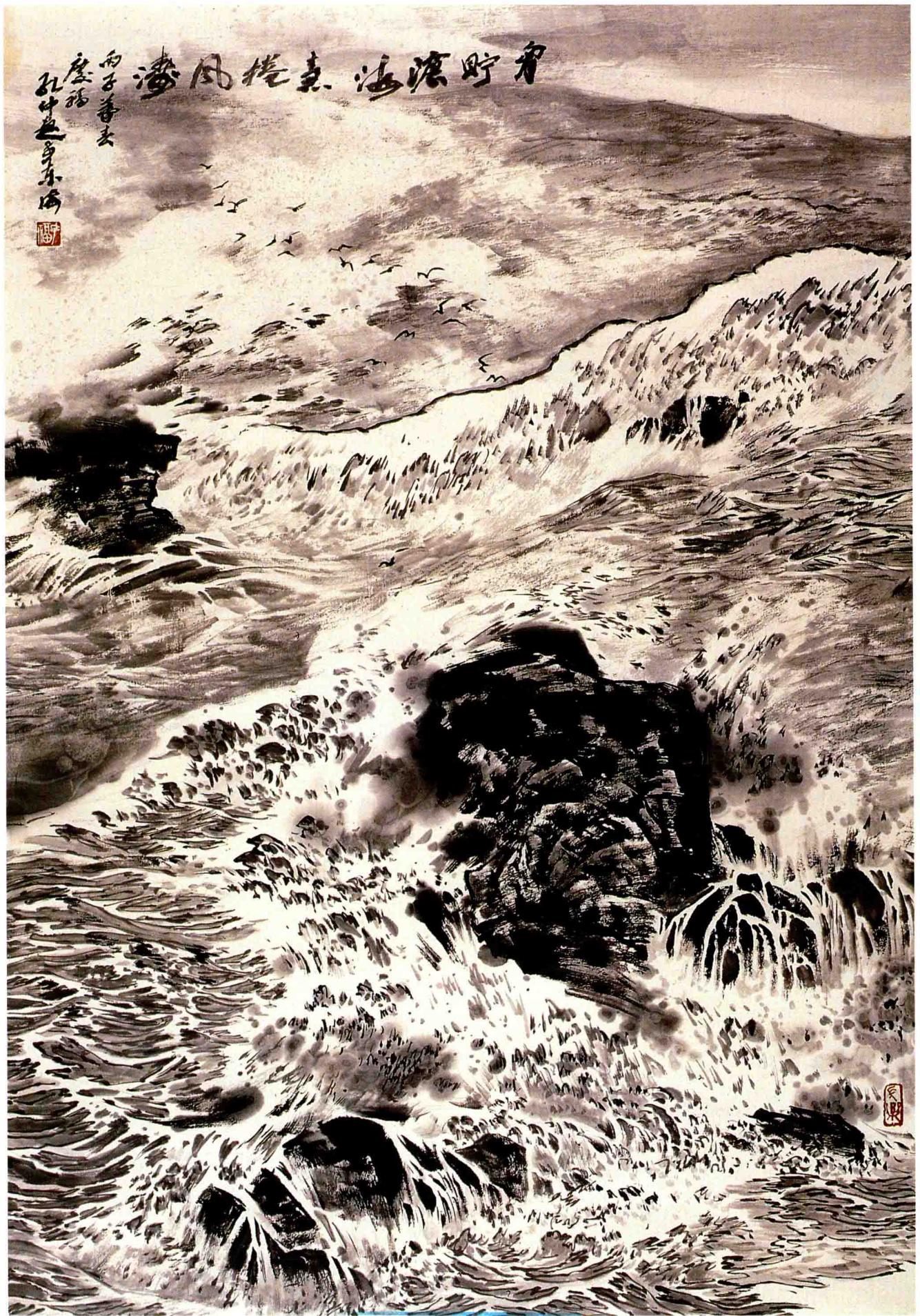
□ 范景中

孔仲起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前輩畫家。他的山水畫，可以用“雄渾、正大、深厚、雋永”八個字來概括。

所謂“雄渾”，是指它的氣勢——筆墨闊略，畫境渾成，氣壯如山，先聲奪人。這種攝人心魄的強大震撼力，與我們通常所說的張力不盡相同。張力往往流於表象，而這種力量既來自於作者的秉賦、器度與胸懷，同時也與其山水畫的另外兩種品質——“正大”與“深厚”緊密相關。“正大”自然是從作者的所學、所思以及他所信仰的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充實而來，它包含了作者對於“真、善、美”這一信念的堅定操守。時至今日，“真、善、美”的理想似乎已被人們忘卻很久，而賞讀孔仲起的畫，恰恰使人們能夠重新感受到這種理想給我們帶來的心靈的力量。毫無疑問，“正大”這種品質是內在的、含蓄的（而不是隱晦的），它與畫面構圖的穩定性無關，卻又局部構成了孔仲起山水畫的另一種品質即“深厚”。“深厚”可以兼指內外兩方面——筆墨的厚重沉著，是這種深厚的有形體現；而意蘊的莊重內斂，在孔仲起的作品中則是無形卻可以感知的。正因為“深厚”，所以在他的畫裏看不到過於飄逸的才子氣，他的畫猶如千年古檀，氣韻幽淡，久而彌香，耐人尋味——這正是我所指的“雋永”。可以說，這四種品質相須為用，互為因果，構成了孔仲起山水畫的涵渾境界。

其實在我們這個時代，當人們對畫家及其作品進行品評的時候，“畫如其人”這句話常常並不適用，不過對於孔仲起來說，它卻非常符合事實。因此，如果把我在上文提到的八個字移來品評孔仲起先生本人，無疑也是十分貼切的。的確，像孔仲起這一代畫家，留給年輕一代的肯定不只是作品，還有一種更重要的品質，那就是他們對待藝術、對待生活的“真誠”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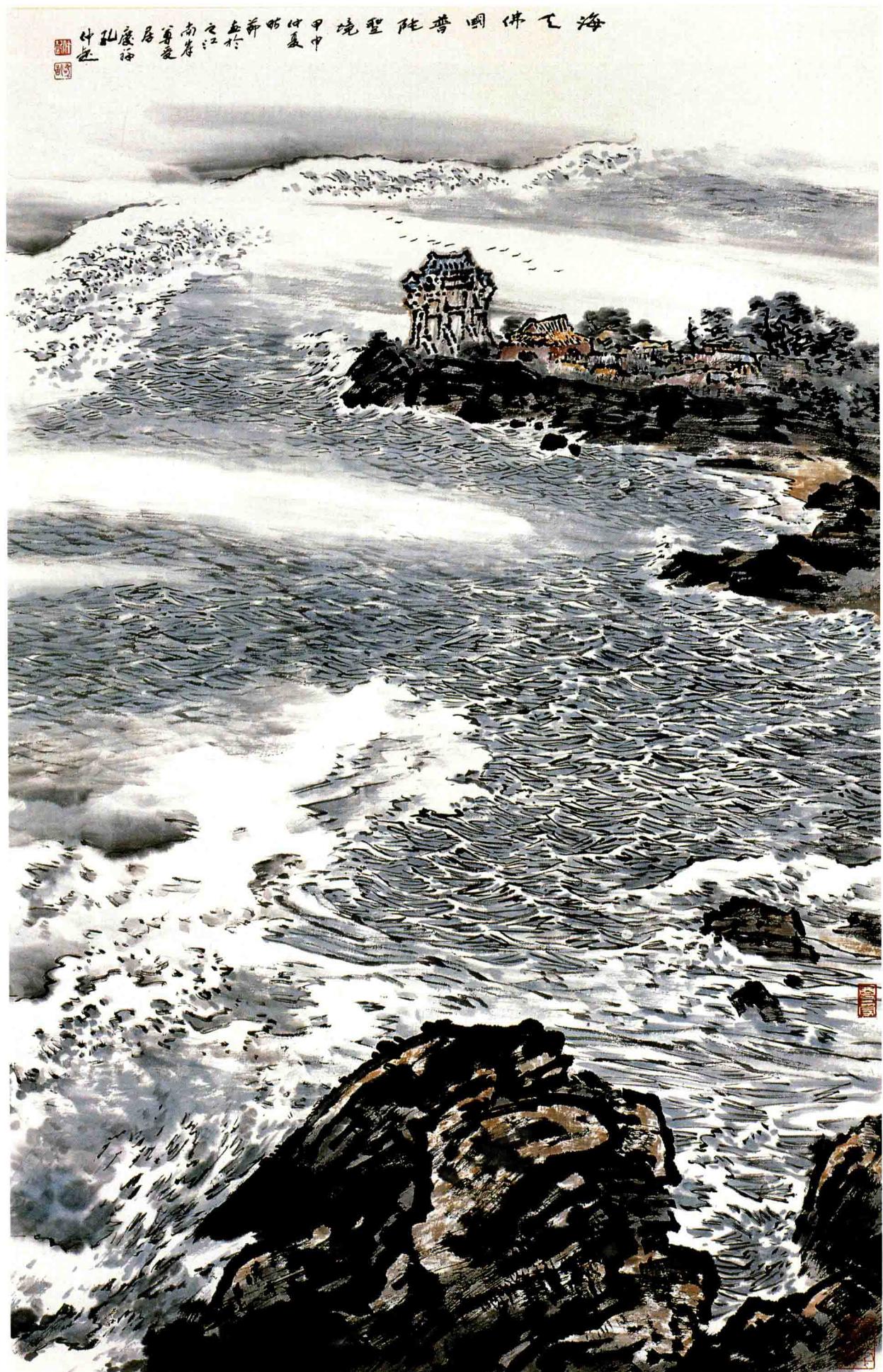
2007年元旦于上海



《胸贮滄海》 101×69cm, 199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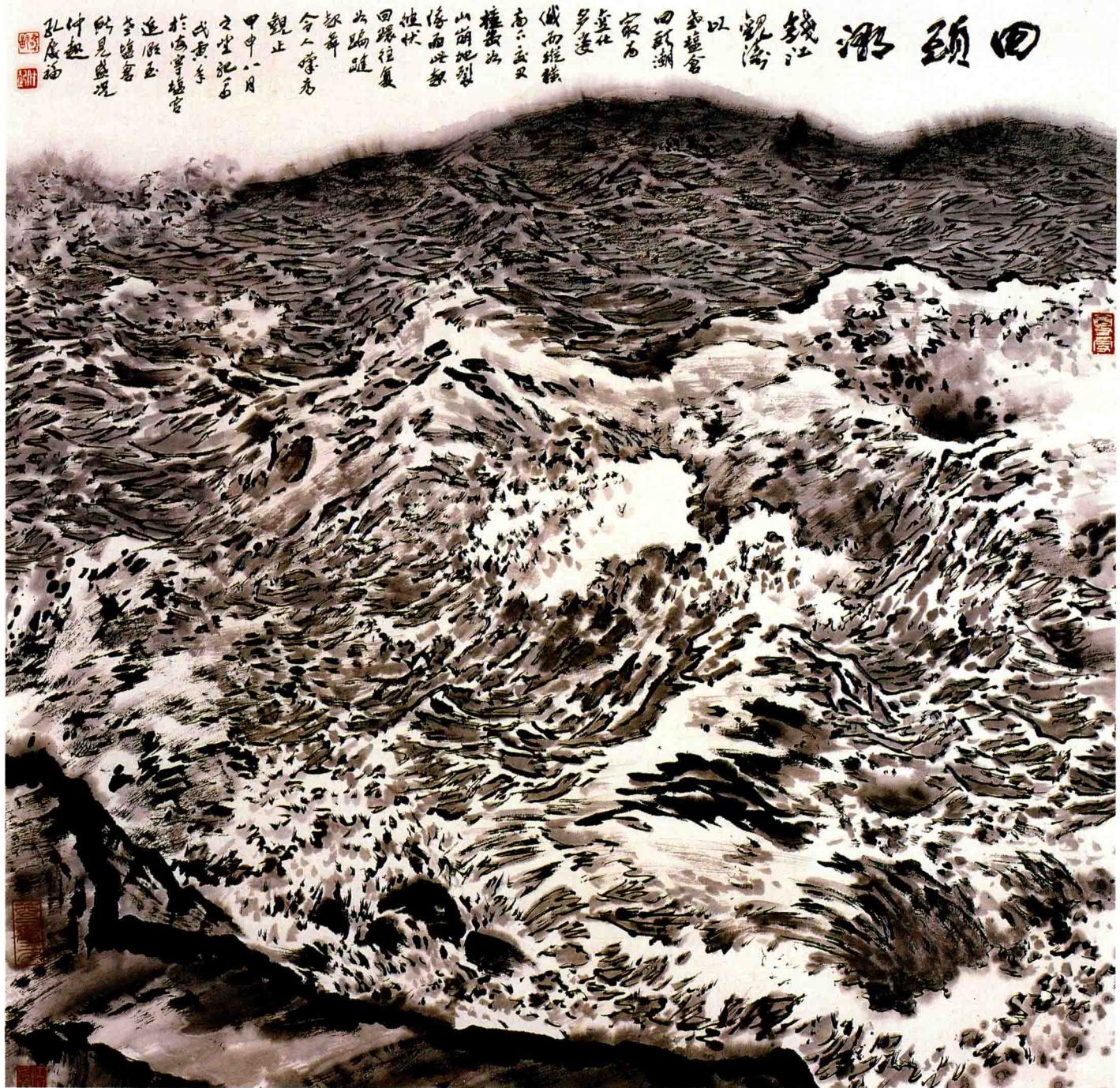
《嶧山》 83×101cm, 2006年



《海天佛國》 105×67cm 20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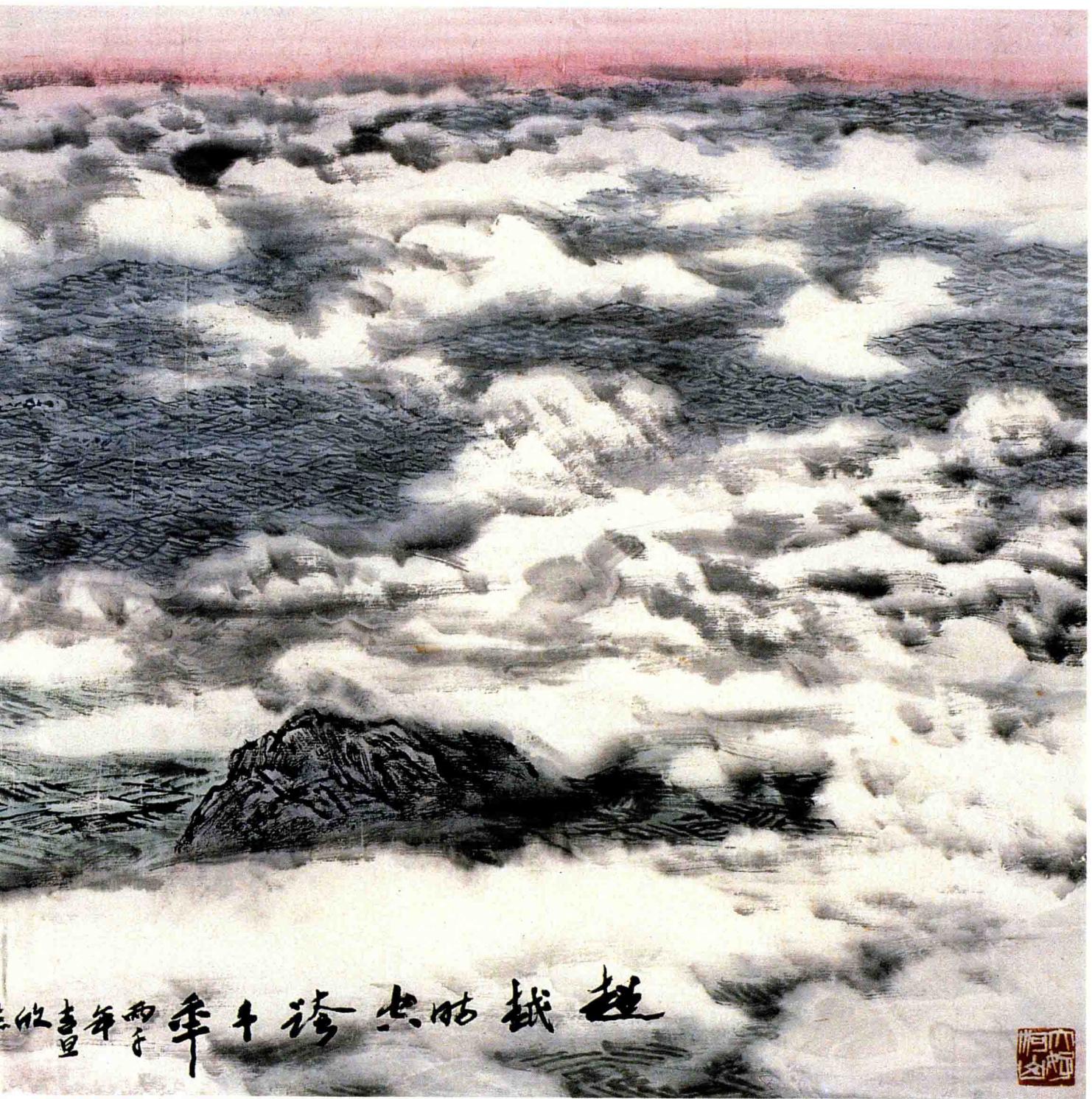


《萬壑聽泉聲》 67×68cm, 198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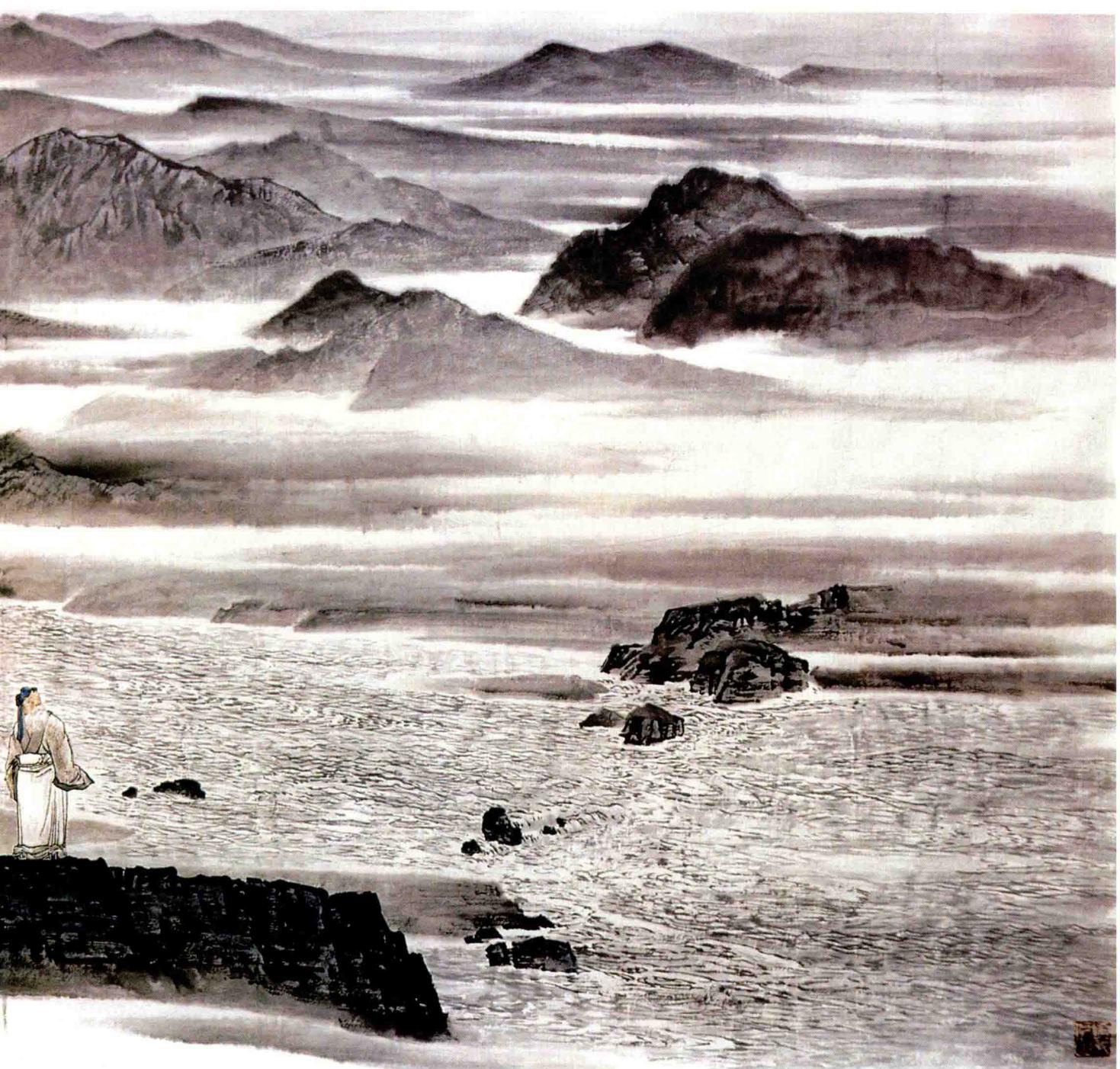
《回頭潮》 90.5×68cm, 20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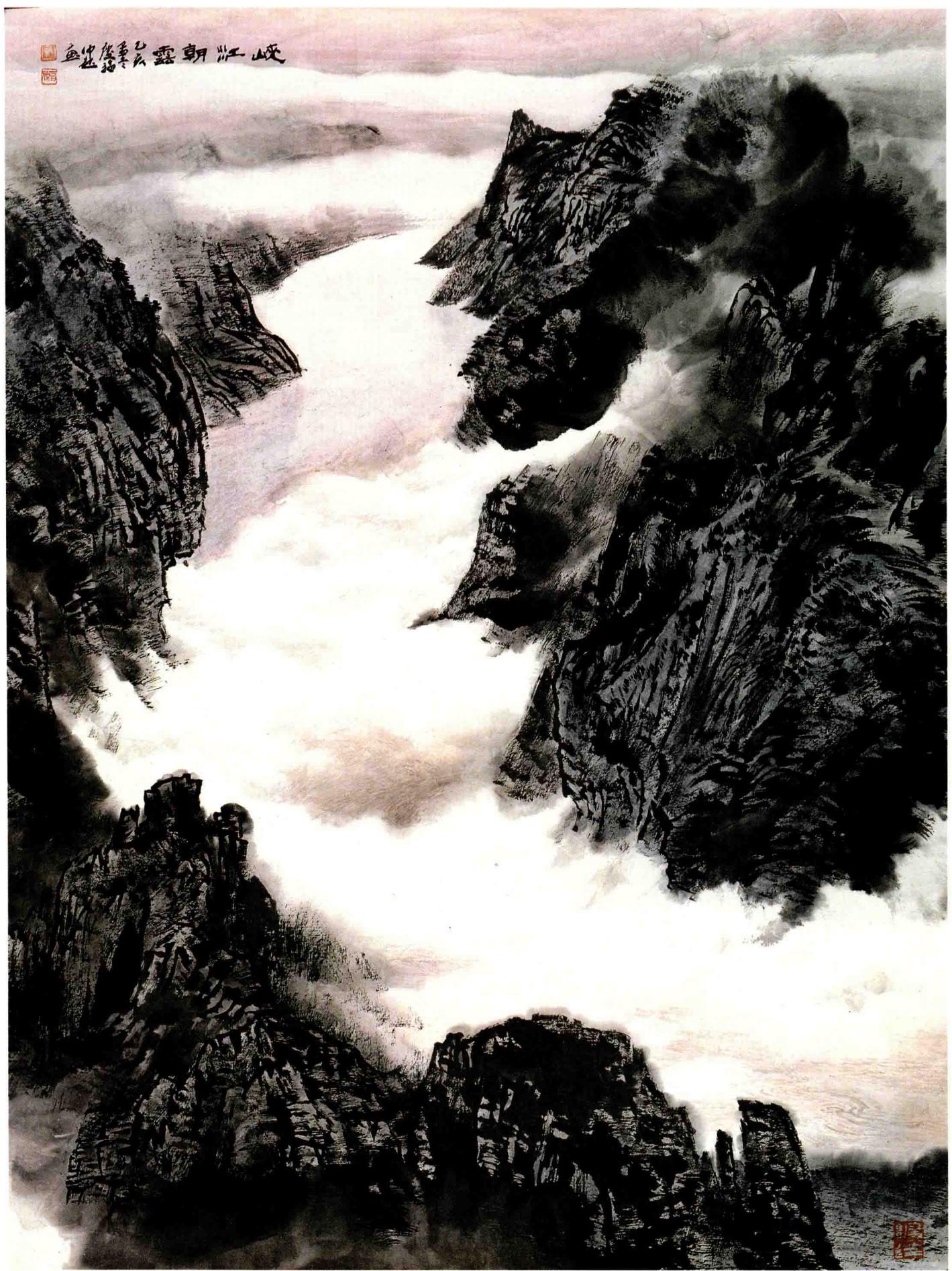
《超越時空跨千年》 68×137.5cm, 2000年





《孔子觀水》 143×315cm, 1999年

峡江朝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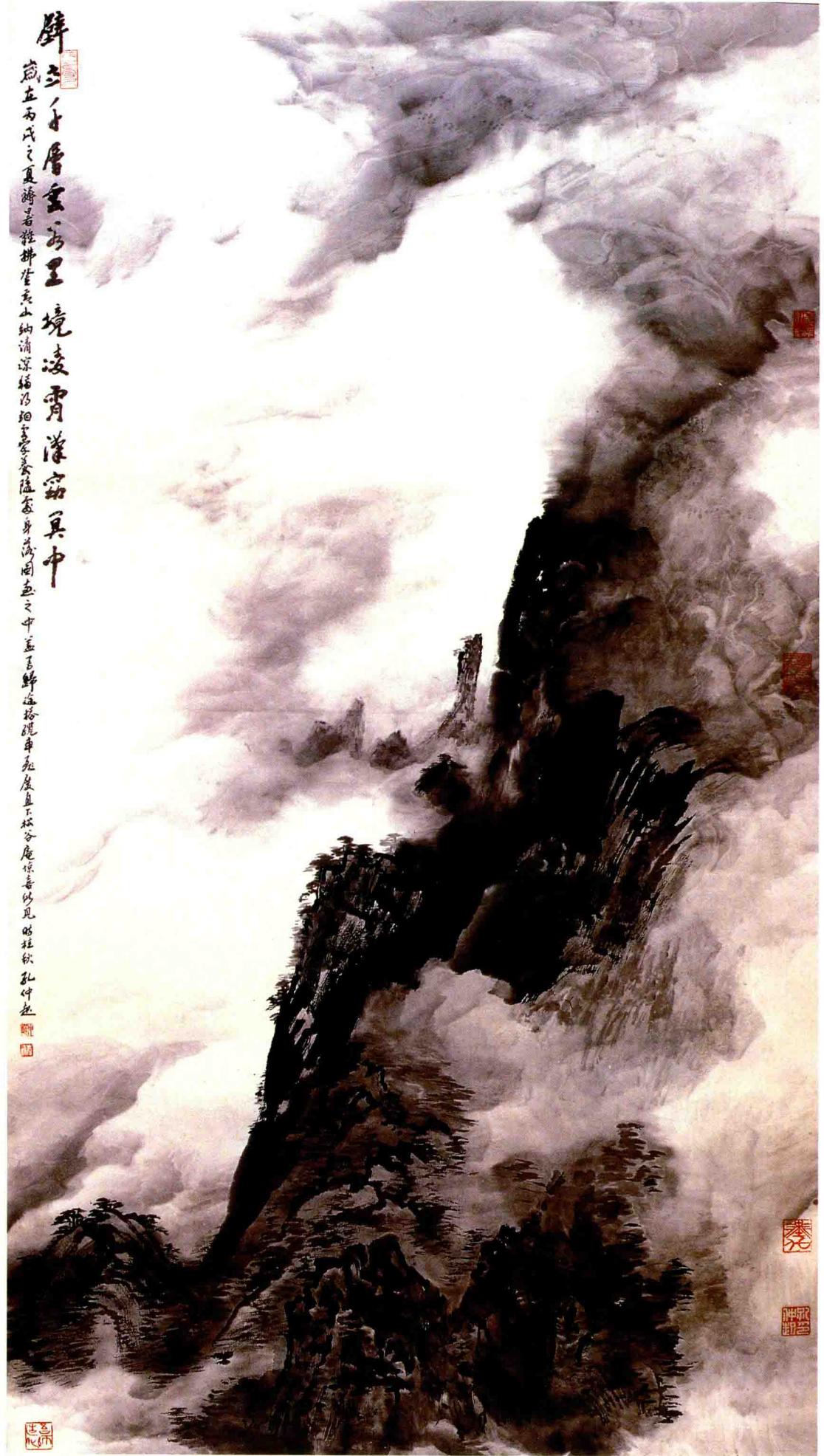
《峽江朝雲》 91.8×68cm, 199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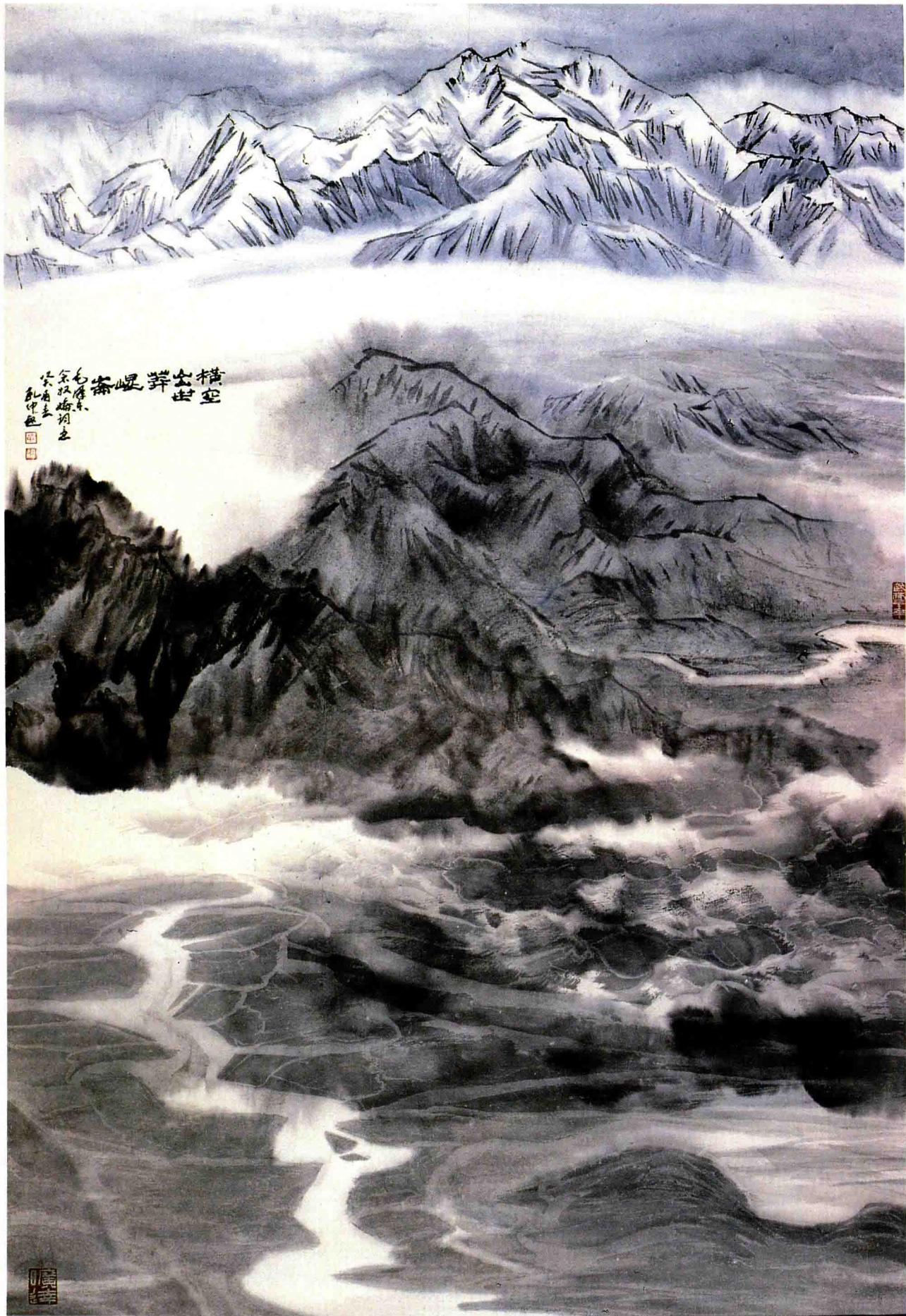
《雁山多奇峰》 110×80cm, 1998年



《明月共潮生》 125×64cm 1988年



《壁立千仞》 151×83cm 2006年



《横空出世莽岷崐》 101.5×69.3cm, 1993年